



名家档案

王泽群：诗人，作家，剧作家，青海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。著有诗集《五叶草》《樱唇》《穿过你的黑发，我的眼》等，诗歌作品入选《中国文学大系》；担任数十部电影、电视剧、舞台戏剧的编剧；主编《中国散文诗一百年大系（八卷本）》《中国当代爱情散文诗》等。

梦回毕节

王泽群

一个做了80年的梦，牵挂。

一个80年做了三光七彩五颜六色的梦，眷恋。

贺敬之说：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，双手搂定宝塔山。”

我仿效贺诗人：“几回回梦里回毕节，双手搂定文峰山。”

1945年3月13日，我落生于贵州毕节。贵州多山少水，当年经济落后，曾有民谣：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，人无三两银”。而毕节，又藏在深山大峪里。1999年我游走云贵高原的时候，曾想去看看我落生的地方，身边的朋友都因为路太险，不安全，竭力劝阻，终使我未能成行。但父亲曾经向我描绘过毕节的春天：桐花开得漫山遍野，一片浸着清香的蔚蓝，甚至染蓝了贵州常常不晴、阴郁多云的天。

父亲说：“那座山叫文笔峰，那条河叫倒天河。”

父亲还说，那时节，母亲常常背着襁褓中的我，教书之余，在那清清河畔洗衣……每逢父亲下课后去接母亲，看到母亲背我洗衣的这样一个图景，心中便感叹，宛如一幅山水画般的神奇秀丽。那时候的父亲、母亲，也只有31岁呢。用当下的话来说：小青年。

所以，我对贵州毕节，一直有一种亲缘似的思恋。毕竟，我是在那儿出生的。

父亲说，为我接生的是一位红头发身材壮硕的德国助产士。接我出来后，我一声不吭，父亲很讶异。那德国女人倒提起我，一只手扣住我小小的双脚，用另一只手在我的小小屁股上轻轻拍了三掌，我才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，向人间报到了。

这倒挺有趣呢。3月13日出生，出生就挨了三巴掌。

著名诗人李发模是我北京大学的老同学，没成同学之前我们两个彼此就都知道，成为同学之后，一晃40年，我们一直有着非常深厚的同学情谊。因为李发模，我和贵州文艺界许多晚生后辈也相识相知，这样，毕节比以前就对我有了更大的诱惑。更想回毕节去看看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。

巧不巧的，我的五弟喜欢旅游，他到了贵州之后，知道父亲母亲在那里工作过，他就径直找去了，找到了父亲曾当校长的毕节县立初级中学（20世纪60年代更名为毕节市第一中学），报出父亲母亲的名字之后，县立初级中学的校领导大喜过望，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五弟。知道我父亲还健在，他们在2012年专程来青岛，拜访看望了父亲，当然也受到我们家的热情接待。2013年我姐姐、姐夫也有机会去了毕节，再次拜访了毕节市第一中学的校领导，校领导们更热情地招待了他们，又特意带他们去吃了父亲心心念念的脆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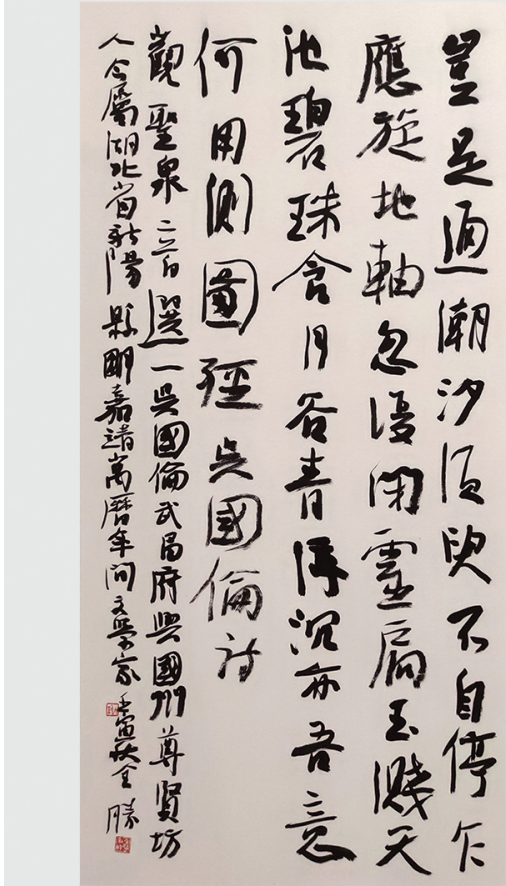
面，让他们看了校史馆里新补上的父亲的照片，并送他们去参观织金洞，又去大方县看百里杜鹃……

这样我们家就和当初的毕节县立初级中学，算是又有了新的联系，这让人真是感慨，毕竟这是将近70年啊！

只有我这个在毕节落生的老三，却一直没有机会回毕节。虽然退休多年，但是我一直和没退休一样，一直在忙。写电影，写电视剧，主编了《中国散文诗一百年大系（八卷本）》《中国当代爱情散文诗》等大部，所以也就一直没抽出时间去看看毕节。今年原来准备去了，女儿又从欧洲回来，要接我去她那里住上三个月个月的，所以今年仍然回不了毕节。但我回毕节的梦仍然在。我会在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一定抽个时间去看看贵州看看毕节，当然也要会会李发模等贵州的新老诗人。



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



行书 《明·吴国伦 观圣泉二首》 谢全胜

岂是通潮汐？须臾不自停。
宣慰地轴，忽复闭灵局。
玉溅天池碧，珠含月谷青。
浮沉亦吾意，何用测图经？

谢全胜：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专业委员，青海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行书委员会主任。

宣慰府的秋色

蒋郁恒

不知是不是与闰月有关，大方今年的秋天比往年来得要晚。老乡中的一位长辈，有着浓郁的历史情结，让我陪她去了宣慰府。这天，到了宣慰府，心里竟有那么一点莫名的沧桑，或许是人很少的缘故。我们顺着青石板往里走，随之，也在走进那段历史。

眼前，这宣慰府，是按彝族“九层八院”格局垒起来的。九层殿宇沿山势铺展，九重院落环环相扣，从进门的一殿仪门开始，迎宾通道、断事大堂、议事密室、生活后宅、绘图书房、烧饭厨房，直到最西头茶马古道起点处的马厩，各大官殿各占其位，又借着院落的廊庑连在一起，既有土司府的威严，又裹着过日子烟火。600多年前，奢香夫人守着的“家与国”，就在这层层叠叠的砖瓦里。朱红廊柱上，木纹斑驳，藏不住数百年的朝暮。

院旁，银杏该是有些年头了，金黄的叶子铺在阶前，像铺了一地光片。驻足时，一片叶子恰好落在肩头，恍惚觉得有人在背后轻轻拍我。抬头，看见飞檐翘角，那轮廓，与当年奢香夫人的凤冠描金有几分相似。据说当年她就是在宣慰府，对彝族土司掷地有声：“路不通，则民不兴；民不兴，则国不安。”我在想，话音落时，该是这样一个秋天，桂香漫过石栏，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来到能覆盖整个西南的山道。

忽然，有细碎的脚步从回廊尽头传来，转头，见一女子捧着素瓷茶盏，青布衣襟，眉眼清亮。她见了我们，并不惊讶，只笑着指了指石凳：“坐吧，这茶原是贡茶，可以泡了就着秋喝。”茶烟袅袅，她又说：“你看这宣慰府的秋，从来都不是萧瑟的。当年，奢香夫人在这里连夜绘制驿道图，案头的灯油可是熬干了不止三盏，哪怕窗外的银月落了一地。”

女子比我们更懂奢香夫人。她说，她祖上是守府人，大爷爷曾讲过一个细节：当年奢香夫人与丈夫陇赞·霭翠在此院议事，陇赞·霭翠总说她过于操劳，她却指着院里的银杏树说：“你看这树，春抽芽、夏遮阴、秋结果，哪一季歇懈怠？我们守着这方土，就像大树守着根，这是责任，不是负担，是让后人能在树荫下乘凉的底气。”她从袖中取出两张老旧地图，绘着驿道的走向，另一张画有土司府当年的院落布局。她说，“这是大爷爷的上两代仿制的，大爷爷说，这两张图，一张是情，一张是责，扣在一起，就是家与国。”

我们越聊越开心，女子和老乡心里有共鸣，两人好像回到当年，在奢香夫人身边一样，我独自在府里转悠。我注意到，宣慰府的匾额虽历经风雨，那“宣慰”二字却依旧遒劲！“宣”是宣德化、通政令，“慰”是慰民心、安边疆。院外不远处的公路，卡车正载着山货驶过，当年奢香夫人修的驿道，如今变成了更宽的路，那份连通的心思，只会更宏阔。

暮色将至，女子看看表，说自己小时候总觉得，奢香夫人太苦了，守着这么大的府第，担着这么重的责任，哪里有时间谈情说爱？陇赞·霭翠离世以后，奢香夫人有太多的不值。后来大爷爷告诉她，奢香夫人与陇赞·霭翠的爱情，就藏在那些驿道石缝里，责任不是爱情的阻碍，是让爱情能生根结果的土壤。

夕阳将宣慰府的剪影拉得很长，与远处的群山连在一起。我们走出宣慰府，老乡指着天边的晚霞说，你是诗人，今天那么多感慨，不形容一下？“你看那晚霞，多像当年驿道上的火把，一路从这里烧到京城。这宣慰府，不是一堆老石头，是一种念想，不管过多少年，不管路怎么变，担当这两个字，总得像这秋天的银杏一样，年年金黄，从不缺席。”没有思考，我脱口而出。

忽然明白，所谓历史，从不是躺在故纸堆里的冷寂，而是像这秋天的宣慰府一样，有古人的情意与担当作根，有今人的传承与期许作叶，年年岁岁，生生不息。而我们，都是这棵“历史之树”上的一片叶子，既要承接过往的阳光，也要为未来的岁月，铺就一片金黄。

万峰林中的烟火人家

尤洪勇

“天下山峰何其多，唯有此处峰成林”这句名言，是徐霞客先生徒步考察兴义万峰林后的赞叹与评价。而今，兴义万峰林已作为“中国锥状喀斯特博物馆”，被列入世界级地质公园网络名单，成了旅游的打卡热点。我是本地人，加之热爱自然，万峰林成了我退休生活的乐园。东峰林西峰林，纳灰河万峰湖……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脚印。我虽然没有梭罗那种“走进森林……希望活得深刻，吸取了生命中所有的精华”的见识与境界，也没有王维晚年隐居山林的心思和能耐。却深爱着这大气磅礴和灵性满满的万峰林，一山一崖一洞一穴，一草一木一井一寨均让我迷恋不已。

万峰林中的村村寨寨是这方山水真正的根和魂，几乎都是藏在峰林深处。它们或依山坐落、傍水而居，或在大山臂弯处，或在大山的“肚脐”上……总是被大山搂着掖着围着，总是躲在云深不知处的茫茫山海中。比较连片的纳灰古寨，也是被群山峻峰所包围，透着几分神奇。

有一次，我绕了一弯又一弯后，都未看到村寨。当翻过一座大坡后，云南寨突然扑进我的眼帘。被几位老乡邀到家中，摘茶泡水，摆了一会儿龙门阵。当我离开时，才出山寨，回头却看不见云南寨的踪影。有种“客来山让路，客走山关门”的妙趣。

纳灰河畔那块硕大的腹地，会让不少外地游客一进寨门便愕然，想不到在这大山深处还有这么广袤的田园和古色古香的布依山寨。纳灰河这片峰林腹地，要山有山，要水有水，要田园有田园，要炊烟有炊烟……峻峰擎天矗地把纳灰河一带围得严严实实，万亩良田平展展直抵山边，四季长流的纳灰河蜿蜒于田园村畔，真是天地人同心协力打造的一方仙境。一到春天，菜花似海，桃红李白，柳暗花明，蜂鸣蝶舞，馨香醉人；一到盛夏，绿覆盖了天地，蓬勃盎然；到了秋天，更是让人兴奋不已，稻浪翻金，丹桂馥郁，蜻蜓在稻田间高飞低翔，蝴蝶绕花翩翩，几声秋蝉唱黄昏，几群麻雀似波如浪起伏于稻田……纳灰河一带的美，穷尽我笔下的形容词，也无法道尽我心中的爱意。

一个深秋时节，侄孙陪我游万峰林。我的本意是想重走洋坪一带，但一脚踏门竟错过了分道岔口。我们干脆来个将错就错，随意而行。万万没有料到，刚翻过山梁便眼前一亮，一洞天似的景观紧紧抓住了我的眼球。于是，我们沿着似乎比二十四道拐更陡的山路到了谷底。到了谷底才知道叫大海子。

谷底，首先牵动我脚步的是那片盛开的花，鲜艳夺目，鸭群拔水，飞鸟萦回……在这草木枯黄的季节里，这一幕分外抢眼。举目四顾，群峰高耸齐天，一片挨一片把这块天地围成了一个大大浴缸般的椭圆，好不不离奇。乡亲们的房屋也沿着“浴缸”底边围成了一个椭圆。最欣喜的是，每过乡亲的家门口，或在路上相遇的老老少少，几乎都说请我们到家坐一下。有一位稍上年纪的老人，还提着板凳走下石梯请我们坐。盛情难却，我们坐了一会儿，他还说要留我们在他家吃晚饭夜宿，由于天色已晚，我们向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便告辞了。老乡们那种自然且真切的善良与热情，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仿佛让我重见了《桃花源记》中的“问所从来”“便要还家”的那一幕。

提到峰林中的民风，可以说像山风那么纯净，像山风那么甘甜。一次，我从鱼脱翻山越岭走到刘家棚子，由于天气太热，加之路途较远且难走。到刘家棚子时，已有些困乏，口干舌燥到了喉咙似要起火的地步。我向正在除羊粪的主人索要一点水解渴，主人很热情，立即放下手中活路，带我走进他的家。坐下没多久，他就提着一个大壶走到我面前，并说：“今天我给你喝一种特别的水。”原来是用野生蜂巢泡的酒，酒味浓烈但又甜又香，我虽然不胜酒力，也有几分饥不择食的渴求，更经不住主人的盛情相劝，不多时，我便醉靠在板凳上了。最后，主人还用摩托把我送下山。虽然时间一晃过去了十来年了，但刘家棚子那顿解渴的“水”，至今还醉在我心头。

又有一天，我从将军桥起步，爬行到磨石地，又从磨石地走向大树庄。到了大树庄，饥饿到了冒冷汗的地步。我见一老大妈正在家门口干活，准备买点东西吃。老大妈二话没说，放下手中的活走进屋里，并说了一句：“你到家里来嘛”。不到20分钟，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就端到了我的面前。吃完面我递给大妈20元钱，大妈坚决拒绝，还说了一句：“出门人哪有不遇到些困难？何况这个年代又不缺吃的，才一碗面嘛！”可见多么善良、多么豁达，让我十分感动敬佩。于是，我一边说着谢谢，一边将那20元钱放在板凳上就跑步离开了。真是千丝万缕的面条，千丝万缕的思绪，千丝万缕的感恩。

一次我走到吕栏，见太阳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便走近老乡家探问一条捷径。一位50岁开外的老乡，不仅一告诉了较近的路线，还留我在他家歇了一会儿。此时，我向老乡递上了一支香烟后，一起身就朝老乡所指引的路径快步走去。然而，当我走了300米来时，突然一辆摩托车吱的一声停在我的身旁，并说道：“老人，你的烟掉了”。当我与他为那半包烟推来推去时，我真的找不到什么语言来描绘。半包烟既富不了他也穷不了我，甚至还骑着摩托来追我，事虽小，格调却高尚，让我心潮澎湃而口中无语……也许，这就叫峰林中的善良，这就是峰林中的民风。

这些年来，我走进万峰林，我迷恋万峰林，我徒步跋涉万峰林，一遍又一遍“啃读”万峰林这部地名中依存的无字巨著。那默不作声的座座山岭，任凭狂风暴雨雷电，依然昂首擎天，春去秋来，酷暑严寒，依然恪守使命，依然守护着那一村一寨的薪火炊烟。那湖那川，滋润着千山万壑、千村万落，春花烂漫、秋实满田满山……

西江千户苗寨（外二首）

林亚军

西江千户苗寨，白水河穿寨而过
千余户吊脚楼随地形的起伏变化
一座露天博物馆，一部苗族发展史诗
此行有寒风吹拂，芦笙却弹拨着温暖

人与自然的光影，共生共存
轻触时光，呼吸一口苗寨的空气
在雾岚间，仿佛泛动诗词的韵律
醉苗乡，把我融进亦幻亦真的伏笔

青山透明，寨屋深邃
似闻冬日的花朵，开在小寒里
四时的风景，与世无争
在夜幕降临的灯火里，它格外鲜明

游荔波大小七孔

五月旅游，去荔波
捧大小七孔的水
洗心，洗肺
把醉人的氧气
吸它个淋漓尽致
从七孔中透口气来
在峡谷间与险峰对峙
上天生桥与天神握一下手
离开地心吸力
怡然自得地飘起，仿佛成仙

喜欢一处景
不必多说，主要看成色

秋天的散文

谢华

秋天或许是诗的季节，却也是散文的季节。

你抬头看看天吧。秋日的天空，常常万里无云。一片淡蓝，像块干净的布。中间挂一个明晃晃的太阳，光照在人身上，不怎么烫，只是暖融融的，叫人从心里觉得舒服。微风轻轻吹过来，带着山野间草与花的清香。这时候，你难免会想起城市外面那片无边旷野吧？若是赶上一个晴朗的假日，谁不想去那里走一走，吸几口新鲜的空气？草地比沙发还软，躺下去，望得见高山、流水、浮云。还有那些被太阳照得泛金的麦穗——像是害羞似的，全都低下了头，不敢向上看。一阵风吹过来，田中也跟着起了一阵汹涌的波浪，闪烁着金黄色，一直吹动到遥远的天边。脚边不知名的野花，静静地散发着幽香。天尽头有三五只飞鸟，从容地翱翔。你静静地看，久久地望，自然的美，就这么一点一滴沁入心里。四周很静，静得叫人沉默，也叫人不自觉回想起许多往事。这样一个下午，往往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这是再好的山水画也比不出的景，再美的风景图也绘不出的情。只在田野里坐上几个钟头，就仿佛能把一身来自城市的疲惫和庸俗，洗得干干净净。——这，就是秋天的散文，秋天田野的散文。

或许你更爱高山与树林，胜过平坦的原野。若真是如此，我猜你准是爱看秋天山中那红得像火一样的枫林。难怪你不怕路远，也不嫌山高，总要跑上山去。说来也怪，远远望去，那整片枫林真像是顽童放的一把野火，火势熊熊，火舌四处窜动，却又不蔓延开来。走近再看，越发红了、旺了，可树还是树，叶还是叶。一片片枫叶，如手掌，随风飘散，连地面也铺上了一层红色——这就是枫林，秋天的枫林。山下的田园自是安安静静。你大概也会静静坐下，沉思片刻，然后打开写生板，勾勒天上的白云，描绘这壮丽的景色。或者翻开一本书，低声念一首清丽的诗、一段优美的散文。如果山上还有溪流，趁着秋水尚未干涸，在这样暖和的天气里，你一定会寻到那儿去。像孩子似的，洗洗脚、玩玩水，或用山泥筑一道水闸，再挖一条小运河。水声哗啦作响，你也许会随之放声高歌，调子昂扬而雄壮。环顾四周群山，竟也觉得自己有几分像英雄。这，就是山间的散文。

说起花来，秋天的花，哪里就比春天差呢？仔细一想，玫红的紫薇、叶色艳丽的雁来红、粉红的美人樱……真是各有各的好。而最叫人忘不了的，还得数菊花。爱花的人，谁不喜欢菊花呢？它高傲，像个隐士；清丽，又似不着脂粉的佳人；更神奇的是，品类颜色，数也数不清。哪怕再俗气的人，站在菊花前，也会不自觉庄重几分。就连山野间的那些野菊，也

极可爱——像星星似的，缀在细枝上，叶子不多，随风轻摇，却香得透彻。再说桂花吧，也叫人徘徊不忍离去。它安安静静，却能把那高贵的香气，悄悄布满四周，造出一种宁静的、近乎散文般的意境。花虽小，颜色也淡，却实在是花中极品。虽然开不久、谢得快，叫人惋惜，可那一阵香气，已经足够为这个季节添上最动人的颜色。还有诗人头上的月桂冠，自古流传，又何尝不是花中的佳话？——这，大概就是花的散文吧。

秋天的夜。天很高，很清爽，满是星星。秋月明朗，洁净得很。有这月亮在，天空便显得更加高了。除了那些年纪小还不懂事的孩子，谁舍得撒下这么好看的夜、这么难得的佳节，不等到月亮洒遍光华，就甘心回屋睡觉呢？总是眼皮实在撑不住了，才恋恋不舍地进屋歇下。秋天的星星，也格外小，格外亮，亮得叫人心里喜欢。至于秋天的云，那更是别的季节比不上的——它们舒舒卷卷浮在天上，仿佛漫不经心地看着蔚蓝的天空。每一秒都在变，变得那么快，真不是人能描画出来的。只一眨眼，就变了；刚才还是一只白北极熊，转眼成了一株雪地里的落叶松，披着白衣；再眨一下眼，说不定又变成一匹雄骏的白马了。多么神秘啊——这是夜与云写成的散文。

秋天实际是很少下雨的，可是一刮了东北风，气候就骤然冷下来。这时候，天空会飘浮细细的秋雨。雨细得真像线，长长的，似断却又永远不会断，飘飘斜斜。一出门，就会沾一身湿意。这样的雨，有时一下便是十天半月，似乎是永远没有晴朗的日子了。这就是恼人的秋雨。倘若你客居他乡，举目无亲，这一场雨，会不会牵起你的乡愁？假使你病卧在别地，深夜，听着窗外单调的风声雨响，独对一盏摇曳的烛火，好像鬼魅即将现形。那时，你会不会也觉得凄凉寂寞？就算是在白天，瞧着那种明晦的天色，还有谁会不忧愁呢？平生那些不如意的事，便都一点点浮上心头。秋雨空灵，从不带来欢笑，只伴着淡淡的哀愁。好像是微微带湿的橄榄，引人陷入无尽的回忆。这便是秋雨的散文。

就连秋虫也偏爱这个季节。入夜之后，墙角庭边，它们便组成一支支交响乐队，纷纷奏起各自的旋律——大多是悲凉的，像边塞的胡笳，此起彼伏，不知疲倦，不到天明不肯停歇。这就是秋声，是音乐的散文。

秋天象征着寂静与孤独。一切沉静，冷冷清清，像古典弹的一曲《广陵散》，没有狂热的前奏，只是一层幽淡寂寞的薄调，让你在其中沉思、欣赏。它像是一幅水墨画，而不是好莱坞的彩色电影。一切安定而宁静，没有狂热，没有神奇，因此没有小说，也少有诗，却有着写不尽的散文——秋天的散文。